

落日孤城
中日衡阳会战纪实

张和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落日孤城
中日衡阳会战纪实

张和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纪实 / 张和平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8（周读书系）

ISBN 978-7-5404-7300-6

I. ①落… II. ①张…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971号

周读书系

落日孤城

中日衡阳会战纪实

张和平 著

出版人：刘清华

丛书策划：朱建纲

责任编辑：陈新文 唐明 张璐

整体设计：萧睿子

内文制作：吴学军 进子 李劲扬

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4-7300-6

开本：787 mm×960 mm 1/32

印张：16.25

印刷：

定价：29.00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本社邮购电话：0731—85983015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周读书系”编委会

主 任：朱建纲

副主任：尹飞舟 蒋新建 毛良才 刘清华

成 员：黄远征 杨俊杰 戴 茵 谢清风 张旭东
易言者 章育良 黄楚芳 张 健

目录

第一章 001

很多人知道蒋介石杀人，很多人不知道蒋介石待死人不薄——他对原第10军少将师长葛先才说：“我现在着你去衡阳，蒐寻我阵亡将士遗骸。”

为争位，大战在即周庆祥状告方先觉好色。方先觉处变不惊，将酒问周：“如果陈素农来当军长而不是我，对你来说，是不是更好些？”

第二章 048

为备战，第10军需要弹药粮秣，而后勤部衡阳兵站分监部仓监则需“条子”才供给，蒋介石将电报摔在俞飞鹏将军的胖脸上，嘴中吐出了那句国人皆知的名骂。

为更换装备，第10军炮兵营受阻昆明，一个小小的中校营长竟敢径电军委会，令参谋总长何应钦大为赞赏。

衡阳守城战拉开序幕；杨济和营长新码头初试牛刀；饶少伟师长纵兵撤退；上校团长贺光耀血染黄沙；陆伯皋中校泪洒湘江。

第三章 088

葛先才只身返衡阳，举步维艰，天不灵，地不助，踟躅半月，烈士骨骸依然水泽山野。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红帮五哥再资助，第10军遣滞衡阳的六十余名残兄伤弟重上战场，苦战数月，六千遗骨巍巍垒于张家山麓。

第四章 100

第3师是第10军的主力，为何守主阵地的不是第3师而是预备第10师？

营长李桂禄丢失阵地，师长周庆祥为何要枪毙团长方人杰？

有人千方百计要出死地衡阳城，上校团长张金祥为何却率部归建城内？

方先觉有用人之能，容人之量；周庆祥有馭士之法，麾下死士；葛先才光膀大战张家山；少年将军容有略游刃有余守江岸；上校团长陈德埜首获忠勇奖；日军中将师团长丧身炮口下……日军两个师团对衡阳孤城发起第一次总进攻，血战半月，衡阳城固若金汤。

第五章 145

8年抗战，湘南民众功在国家；历尽劫难，衡阳城应铭于历史，杨晓麓两上南京要求修衡阳抗战纪念城。

为固民心，蒋介石拨冗接见衡阳代表；坎坷之后，南岳山上又添新风景。

第六章 166

横山勇交代新任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要对他属下的志摩旅团长特别恭之以礼。

为撞开衡阳门户，黑濑平一大佐与葛先才少将较量于张家山，朱光基上校与和尔基隆大佐血战于虎形巢；十汤十决，张家山上，国军损失7个建制连，日军3000人只剩下250人；虎形巢里，守军营长抱紧敌酋和尔基隆引爆身亡。

第七章 208

张广宽笑说方先觉四件宝；一头牛牵动一个军；数千伤兵无医无药编演人间惨剧；中美空军万里蓝天展英姿。

第八章 241

相持阶段，战争狂人东条为保“一元化”统治，厉督衡阳战区贯彻大本营意图；松井飞抵横山勇指挥部，日本兵破阵夺地出生入死，中国军守城盼援如久旱望甘霖。

第九章 318

蒋介石对两支援军发出最后通牒，62军官兵奋威逞勇两抵衡阳城郊，79军中将军长空手搏白刃血洒荒岭。

第十章 371

原拟一日破城，血战一月未果，东条内阁下台；横山勇亲临一线指挥第三次总攻，志摩少将蒙羞战死；国军上校为国舍身成仁；虎头蛇尾方先觉下令放下武器，泪洒城破千古一曲悲歌。

第十一章 428

一念之差，英雄沦为阶下囚，壮士有人，不死又作飞将军；天良总在，方先觉借力逃归重庆，民众宽容，舆论盛赞第10军。

第十二章 502

40年前，衡阳生死相搏，40年后，台北握手言和，人生几多奇遇、几许感慨尽在其中。

第一章

很多人知道蒋介石杀人，很多人不知道蒋介石待死人不薄——他对原第10军少将师长葛先才说：“我现在着你去衡阳，蒐寻我阵亡将士遗骸。”

为争位，大战在即周庆祥状告方先觉好色。方先觉处变不惊，将酒问周：“如果陈素农来当军长而不是我，对你来说，是不是更好些？”

1946年2月上旬。

沉沉雾都。

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

在举世闻名的8年中，四万万中国人在“统一抗战”的旗帜下，尸成山、血如海，与从遥远的东洋那个孤岛上窜来的侵略者进行了残酷绝伦的拼搏，终于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迎来了血泪交进的抗战胜利的狂欢。因非常时期，为专心全力于抗战而辞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外一切职务的蒋中正先生，以其“坚决抗战、绝不妥协”的决心及在正面战场上的出色指挥，引起了世界的注目，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与人们的普遍尊敬。政治经验丰富的蒋先生自然看到了这一点，他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使用、调动各种手段以确立、巩固他和他的党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霸主地位。他为在上月闭幕的有国民党、

共产党、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叫好，公开宣传民主成果，制造民主气氛，描绘民主前景；他秘密将抗战期间压缩于大西南的军队遣往战略要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活跃的地方，为一旦他所希望的民主达不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便予以军事制裁做准备；他为爆响于较场口的镇压人民的枪声、制造“一二·一”惨案的国民党重庆当局遮掩；他修正外交、调整内阁、准备还都南京……在血火流矢中流宕奔跌了8年之久的人民，对流血已经格外敏感，越来越多的人从种种迹象中感到了新的流血的临近。庆祝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鞭炮在大街小巷稀稀落落地鸣响着，明显地缺乏着生气与热情，悬挂在商行店铺、机关、学校和公寓门楣上的大红灯笼，在弥漫的厚重浓雾中也格外的暗淡，远在莫斯科的苏联评论员克里诺夫，也似乎感受到了嘉陵江畔2月的阴冷与缺少真实的政治气氛，他坦率地指出，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同盟首先倡议建立联合政府，关于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是中国历史向前迈进的问题，是实现民主改革的保障”。克里诺夫以蒋先生最为不能容忍的带威胁性的口吻说：“无论在中国国内，或者联合国其他国家中，一切民主人民都欢迎政治协商会议，并希望迅速实施这些决议。”蒋先生不无讨厌但又离不了的趾高气扬的美国佬，也带暗示性地说国民党对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条款的通融是“明智之举”。如此种种，使得蒋先生与他的同志们也失去了欢庆节日的心境与

空闲。

雾都沉沉，雾都依旧沉沉。

2月17日，元宵节过后的第一天，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突然拨冗召见军委会少将高参、原陆军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

在将官担挑斗量的蒋家军中，如无特殊背景，区区一少将高参，实际地位尚不及一在前线带兵打仗的营长，尤其在这山雨欲来、国务繁忙的非常时刻，最高统帅接见的非常之举，意味着定有非常之处。

葛将军先才也不知其所以然。

自1944年那个寒冷的湘南冬夜，葛先才从衡阳被日本人掌握的一座教堂里脱逃，他的心就一直像突然老于秋风秋雨中的一棵孤独的树，颤栗着凄楚、悲凉与惊怕。前车之鉴，覆车之辙；为贯彻“坚决抗战”的决心，蒋委员长毫不手软地惩处了一批抗战不力的将官，就连声名赫赫的韩复榘、张德能、陈牧农也不能幸免。第10军18000名官兵困守孤城，以血肉之躯抗击疯狂的日军47昼夜的进攻，创造了8年抗战中守坚时间最长、日军死伤最多的辉煌战例，极大地鼓舞了国人乃至世界抗击法西斯力量的斗志，但终因同伴中有人贪生怕死，在最后的关头动摇了，打出了使人羞辱终生的白旗，画出了一个虎头蛇尾的结局。葛先才当然知道，这大大地伤害了国人的感情，损伤了委员长的面子，但是，葛先才决定从日本人手里潜

逃时就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与其忍辱偷生地活在敌人的控制中，不如痛痛快快地死在自己统帅部的枪口下。出乎意料的是，蒋委员长对第10军的官兵却另施仁政，不仅不加究察不加处分，反而大加褒扬，亲自接见，家中留饭，授以勋章，赏予金钱；军长方先觉被提升为37集团军副司令长官兼青年军207师（相当于军）师长，第3师师长周庆祥被任命为第10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军参谋长孙鸣玉担任了新编第36师师长，其余将官均担任了与战时相应的职务。在1945年召开的国民党六中全会上，一位国民党元老对蒋委员长如此厚待第10军提出了疑问。他说如果方先觉投敌属实，那就是有过而不是有功，赏有功罚有过，才是是非分明理所应当，如果功过不分是非不分，将何以取信于国人呢？蒋介石对这质询大为光火，他怒气冲冲地斥责道：刚才这话是谁讲的？这与奸匪造谣中伤有什么区别？简直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弄得这位老先生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明白内情的人知道老先生的话何以呛了蒋委员长的肺管子：第10军衡阳守坚战，是蒋委员长向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及世界抗击法西斯侵略阵营证明国民党、证明国民党军队和蒋先生本人坚决抗战的一面旗帜，蒋委员长亲自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过第10军的情况，罗斯福还将方先觉的名字亲手记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老先生硬要不识时务地弄清是非，岂不是要砍委员长为之光荣的大旗，扫委员长的颜面？当然，也有人认为并非仅此，蒋介石曾命令方先觉守城两周就算完成了任务，

但坚守了47天，弹尽粮绝，伤亡殆尽，援军依然无望，比之一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的国民党军队，方先觉与第10军可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蒋委员长也是人，是人就有心，是心就是肉长的，他不忍对已尽了责任的第10军再加挞伐。

委员长的突然召见，使这位身材壮阔、年至40仍然独身的将军感到了某种希望，同时也有不安，但更多的是疑问：委员长到底为何事召见？

脱逃抵渝后，他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高参，这是个没有实际权力的虚位，平日近乎于放闲，与同伴中受到委员长重用的个别人相比，这位当年第10军将领中唯一的三湘子弟自然有些不平，然而每想到那些阵亡的官佐，想到那血肉横飞前仆后继的袍泽的身影，就禁不住热血沸腾，不平也就烟消云散了。特别使他念念不能忘怀的是：阵亡的弟兄们还大都遗暴骨骸于荒山野岭。在被俘后的日子里，他曾在日军的看押下几次踱步至南郊，亲眼看到刚占领衡阳的日军在为其战死的同伙营造墓冢，他们做得极精心、极细致，按照死者生前的职位高低，秩序井然地排列于山坡上，坟头一律朝东，向着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每一墓前，尽战时条件之可能竖了一个木牌，上铭死者生平与简要事迹，墓冢之间，规则地植上了成活率极高的常青树。造墓者在劳作的过程中，肃穆得如同参加国庆大典，认真得像在侍弄他们的家庭花园。望着这一幕，他在如血的黄昏中踟蹰了许久，对散乱的、到处可见的自己同胞的遗尸残骨生出了许多的感慨、许多

的苍凉、许多的悲戚，他暗暗发誓：此生如能生还，他一定要让这些为国英勇牺牲的弟兄们最终有个归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愿望仍然不能付诸实现。听说光复以后，除了一些战死者的亲属到衡阳来认寻到的一部分外，绝大部分烈士还是遗尸旷野，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死，却在自己的家园找不到一席安息之地，而那些生前骄横疯狂的入侵者，至今仍大模大样占据着别人的家园。还会有什么比这更使人痛心的呢？虽然光复之初，大战过后的衡阳城百废待兴，但条件比之当初刚占领衡阳的日军总要好得多，他们使战死的同伙安歇在别人的家园，而光复了家园的主人做不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精神涣散的体现。葛先才历来认为，对光荣死者的尊重，就是对后来者的激励。

在侍从的引导下，葛先才进入了委员长的会客室。

蒋委员长依然秃头，长袍、马褂，一脸倦容，看上去比抗战时苍老了许多。葛先才对伫立于空无一人的客厅中央的委员长立正敬礼，端端正正地坐在委员长示意的大沙发上。委员长也坐下了，坐在靠他最近的单人沙发里。坐下的委员长一言不发，仰头闭目，葛先才小心地屏住气，一点声音也不敢弄出，一时间，空荡的会客室有了一种谜样的寂静。渐渐，葛先才紧张起来了，鬓角开始滑出了汗线，挺直的脖梗与腰杆开始发硬，千奇百怪的念头在葛先才的头脑中

旋转，不绝如缕的猜揣在胸臆间翻腾。终于，委员长开口了。他缓缓地问：“今天，是什么时候了？”葛先才思索了一下，尽量放缓语调：“报告委座，今天是民国三十五年2月17日。”蒋委员长令葛先才莫名其妙地又沉默下来，好在这次委员长很快就开腔了：

“民国三十三年8月8日衡阳失陷，一年又七个月了，第10军英勇殉国的官兵们的尸骨得到安葬了吗？”

葛先才慢慢地回答：“委座，我打听过，还没有。”

“我现在着你去衡阳，蒐寻我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阵亡将士公墓。”蒋介石长长地吸了口气，身子颓然地靠回沙发，“我们问心有愧呀！”

很多人知道蒋介石杀人，很多人不知道蒋介石对死人不薄。1942年中日长沙第三次会战取胜后，蒋介石在衡山召开的作战检讨会上，他难得地微笑着肯定战役的成功之处，表彰了一批有功将领，只是那笑容转瞬间便像风中的云彩一样无影无踪了，他右手往条案上一拍：“有的将官没有道德，官兵们战死了，他拉上队伍就走，让他们暴尸荒野！”他吊起三角眼，朝台下一扫，台下不同程度地有过这些行为的少将、中将、上将，都觉得脸上有冷森森的剑锋荡过，脖颈嗖嗖直冒寒气，蒋介石拉长声调重重地“唉”了一声，便没有了下文，但是这些或跟随委员长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嫡系或与委员长明争暗斗许多年的杂牌将领们，都明白那一声著名的“唉”把什么都说清楚了。第74军副军长兼57师师长余程万，是蒋委员

长一张能打敢拼的硬牌，对日作战屡有建树，1943年11月，他奉命坚守常德，血战半个月，日军死伤4251人，打击了侵略者的骄横气焰。战至最后，城破在即，他率数人突围成功。蒋委员长大怒，下令要枪毙余程万，他训斥余程万说：“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忍心抛弃伤员，忍心暴尸战死的袍泽，以后谁还跟你？”虽经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等求情，蒋介石才没有“唉”出那要命的一“唉”，但想必余程万在后来活着的日子，做噩梦的次数是不会少的了。

想到这些，仰望着委员长憔悴的面容，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他压紧发胀的嗓子，尽量平静地说：“委座，我马上安排好工作，近日即赴衡阳。”蒋介石抬抬手，示意葛可以走了。葛起立，敬礼，退至门口，刚欲转身出门，“天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衡阳吗？”葛先才本能地顿脚立正，尚未对蒋介石的话做出反应，蒋介石又说下去了：“我知道，衡阳之战，你最为效命，忠勇可嘉，烈士之骸，只有忠勇之士才最有资格蒐寻。”顿了顿，蒋介石从沙发上起身，踱至葛先才跟前，三角眼中荡漾着和慈的光：“共党梗喉，民心不固，你不要把此行仅看成个人意气，实是党国集意志、固民心之方略中一环，望你尽心致力，不负党国之托。”蒋介石亲切地拍拍葛先才的胳膊：“听说你以前讲‘倭寇不除，何以为家’，现抗战已经成功，你也该成家立业了，以免我这做校长的牵挂在怀。”